

【報道】

堅守傳揚文學的幕後英雄之職

——第六屆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文學翻譯專題講座報道—— ●郭寶盈

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主辦的第六屆「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文學創作與翻譯專題講座的「文學翻譯」專題講座，已於四月六日假香港中文大學鄭裕彤樓地下一號演講廳舉行，講座由文學翻譯組決審評判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聖華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名譽教授彭鏡禧教授和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單德興教授主講，並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卜永聖教授和中文系鄭怡怡教授主持。三位講者藉比賽與青年譯者分享翻譯過程的點滴、文學翻譯的態度，從而找到譯者自身的定位。

本屆翻譯組別的參賽者須翻譯三篇不同類型的作品選段，分別輯自英國散文家 Leigh Hunt 的 *A Flower for your Window* (1834)、英國哲學家 Bertrand Russell 的 *On Education* (1926) 和英國作家 George Orwell 的 *Charles Dickens* (1940)。翻譯有別於文學創作，譯者因受原作的限制而不能享有絕對的撰寫自由，同時亦須具備極佳的理解和表達能力，才可使譯作不失原作的價值。金聖華教授在講座伊始，談及今屆翻譯組別的冠軍從缺：「不論是小說或者是散文，都是一個創作，最要緊的是自己內心有一些感情、有一些體會，要把它給抒發出來的一個過程。翻譯卻不太一樣，翻譯不是一個創作，而是一個『再創作』。因為我們翻譯之前有一個原文，所以翻譯除了要求譯者有很強的表達能力外，更要緊的是理解的過程。」然而各參賽者在理解和表達方面各有所長，有些善譯抒情的散文，有些尤勝於翻譯學術文章，故增加了評審的難度。金教授認為，最後評選出來的幾位得獎者的三篇譯作都能令人滿意，實是可喜。

文學翻譯有創作的空間

金教授首先以 *A Flower for your Window* 為例，講述翻譯前要先「吃透原文」，再為文稿「定調子」，翻譯時亦要注意中、英文法和文化差異等問題，不能死譯、硬譯。翻譯前的準備工夫非常重要，金教授提醒譯者應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即從原著文類、產生的時代背景，以及其神髓、氛圍、氣勢、語調等方面入手，然後再考究行文分段、造句遣詞等細節。*A Flower for your Window* 是寫於十九世紀英國的一篇抒情文，十九世紀的英文使用有別於當代，而抒情文是優美而富感情的文體。金教授便特別提到翻譯時應顧及文學之美：「文學的翻譯是可以有創作空間的，翻譯時可以很準確，也可以很美，在翻譯成中文時要有一點文學的意味。」她列舉了一些參賽作品的標題翻譯，其中「一抹芳菲予窗台」、「飾窗之花」等譯題便具有文學意味，能表達抒情文之美感。

金教授還指出了幾個翻譯時要留意的問題：一是英文的複數在中文裏不一定要用「們」字來表達，可選用疊字或其他數量詞，如 "the fallen petals" 可譯成「片片落英」，"a background of lime-trees" 的 "lime-trees" 可以譯作「成排的椶櫚樹」或「一叢叢椶櫚樹」，不需要總是在名詞後加「們」字。其次，本篇中有大量的顏色詞和光影交織的描述，選用中文字詞時要仔細考究，如 "red redder, and the green greener" 可譯為「紅的更紅，綠的更綠」，卻有失美感，不如譯作「紅的更艷，綠的更翠」，用「艷」和「翠」來突顯紅和綠的顏色層次變化；另外 "russet brown and sunny inward gold" 這組詞句其實是光和影的對比，可譯作「暗褐色和亮金」，加強文字的畫面感。除色彩、光影等視覺描寫外，還要注意聽覺、嗅覺、觸覺等感官描寫的翻譯。金教授也提到，最難翻譯的是文章中寫情感的部分，她引用台灣作家白先勇的話：「我記得白先勇老師說過，『情』這個字最難翻譯了。在中文裏頭這個『情』啊，真是不論怎麼翻，都沒有辦法把它翻出來。『情』可以是 "Love"，可以是 "Affection"……」所以 "It sweetens the air, rejoices the eye, links you with nature and innocence, and is something to love." 句子中 "love" 這個字就很難翻譯，得靠譯者真正領會了原文的情感才譯得出來。

除了翻譯問題，金教授亦談到翻譯的態度。她認為譯者分為兩種：「第一種是『亦步亦趨型』，就是原文任何一個文法上的東西，如複數、代名詞，完全不敢去掉，一定要跟着原文走，翻得很死；第二種是『天馬行空型』，這些學生通常是自己才情很夠，中文的程度很高，是才子、才女，翻譯時就像野馬奔騰，要勒住這個馬頭是非常難的。」這兩種譯者都有其不足，因此她冀望青年譯者能夠秉持「過猶不及」的態度：「學好翻譯就可以學好做人，因為和做人一樣，『過猶不及』。你不能過分，也不能不及，是一個中庸之道。」

理解文本尤為重要

接着演說的是彭鏡禧教授。彭教授在講座中分析了參賽者在翻譯 *Charles Dickens* 選段時常見的問題。

彭教授認為「翻譯是替創作服務」。譯者須周旋於兩個截然不同的語文世界，促進雙方的文化交流，並為兩地接軌尋找合適的文字載體。他簡單提出一個公式說明翻譯工作的內涵：「翻譯 = 閱讀 + 寫作」。所以在翻譯之先，譯者必須「閱讀」文本。除了理解字面上的表意，更要先透澈了解原文的性質、目的和文類，才可以開始「寫作」。而翻譯的「寫作」不同於創作，其目的是將原文的意義重現，同時不失風格和形式，才是理想的文化翻譯。而若要在英中的翻譯方面更上一層，彭教授勸勉譯者必先下苦功進入英國文學的世界，「要了解英國文學，要清楚每一種文類。這要花時間，好在這可以靠堅持，可以靠花時間去做到」。他認為文學作品對讀者的文化水平要求雖高，但同時不應令人望而生畏。故此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需要多顧及譯文讀者的能力，在適當的地方加註腳或補充，解釋著作中的文化或歷史背景等，幫助譯文讀者投入原文的世界，務求使讀者產生像閱讀原文一樣的閱讀經驗。

彭教授亦仔細分析了兩篇得獎作品。選段中有 "Some years later Mr. Bechhofer Roberts published a full-length attack on Dickens in the form of a novel (*This Side Idolatry*)" 一句，因為對原文的出版背景不熟悉，不少譯者會將 "Some years later" 譯成「數年後」或「幾年後」。但 *This Side Idolatry* 一書是在 Charles Dickens 死後五十多年才出版的，所以無論譯「數年」或「幾年」都不合適。彭教授認為譯者應在翻譯前做好充分準備，查考該書的出版年代，譯出來的文本才會準確。另外，選段中出現 "and which no more invalidates his work than the second-best bed invalidates Hamlet", "second best bed" 是一個典故：莎翁在遺囑中將他家裏次好的牀留給妻子安妮，哈瑟維。後來有人認為此舉是吝嗇、刻薄的表現。彭教授則認為這時候加註能幫助讀者理解。他提醒譯者在處理此等帶有深厚文化色彩的文句時，需要衡量背後的典故是否重要，再決定是否加註，以及是加在譯文內或是譯文外。



▲參與者專心聆聽翻譯專家演講。

彭教授還評論了長久以來翻譯的常見問題，提醒青年譯者「寫作」時需要注意的地方。他指出「通常字數少的翻譯作品都比較好。因為按字計酬，所以現在的人寫東西常常不夠簡潔。其實用字少反映譯者有駕馭文字、控制文字的能力」，所以在翻譯時用字須精確，應當留意字義、褒貶色彩等。最後，彭教授冀各譯者可發揮自己的才學而能控制自如：「理想的譯者應當知道如何收放自己的才情，在運用個人自由的時候允執厥中。」

譯者的定位

原先另一位參與命題的譯壇先驅余光中教授因身體欠安，由昔日台灣的政治大學西語系弟子單德興教授代服其勞，參與評審與講座。單教授除了推崇前兩位講者的經驗之談與評審意見之外，特別利用這個機會介紹余光中教授的「譯跡」與譯論，作為譯者的楷模。他盛讚余教授是「三者合一」、「六譯並進」的全方位翻譯大師，條列出他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的多部譯作，介紹其譯作的多元呈現，闡釋其文學翻譯的理念與原則，並以余教授投入翻譯七十



▲專題講座由文學翻譯組決審評判（右二起）彭鏡禧教授、金聖華教授和單德興教授主講，並由中大歷史系卜永聖教授（左一）和中文系鄭怡怡教授（右一）主持。

年的熱忱與堅持，寄語有志於翻譯之道的年輕人要取法乎上，認定目標全力以赴。

單教授憶起自己有幸成為余教授的學生，在課堂上獲益良多，稱余教授是他在文學與翻譯方面的啟蒙師。單教授引用《余光中談翻譯》裏的說法：「譯者其實是不寫論文的學者，沒有創作的作家。也就是說，譯者必定相當飽學，也必定擅於運用語文，並且不只一種，而是兩種以上：其一他要能盡窺其妙，其二他要能運用自如。造就一位譯者，實非易事，所以譯者雖然滿街走，真正夠格的翻譯家並不多見。而究其遭遇，一般的譯者往往名氣不如作家，地位又不如學者，而且稿酬偏低，無利可圖，又不算學術，無等可升，似乎只好為人作嫁，成人之美了。」儘管如此，他依然願意以「成人之美」的譯者自我期許，並在翻譯中肯定自己的價值。

單教授非常贊同余光中教授在論譯者定位上的觀點：「理想的譯者正如理想的演員，必須投入他的角色，到忘我無我之境，角色需要什麼，他就變成什麼，而不是堅持自我，把個性強加於角色上。」單教授一方面肯定身為幕後英雄的譯者，另一方面也強調世人必須選譯者公道，正視他們的貢獻。就翻譯文學而言，他認為要做到業師所說才算盡了譯者的能事：「一首譯詩或一篇譯文，能夠做到形義兼顧，既非以形害義，也非重義輕形，或者得意忘形。他借《余光中談翻譯》一書的扉頁題詞為演講作總結：「譯者未必有學者的權威，或是作家的聲譽，但其影響未必較小，甚或更大。譯者口與偉大的心靈為伍，見賢思齊，當其意會筆到，每每超凡入聖，成為神之巫師，天才之代言人。此乃寂寞之譯者獨享之特權。」單教授並期許有志於翻譯的同好能夠精進自己的語文能力，以前輩譯家為典範，為華文世界的翻譯開創美好的遠景。

傳揚文學的幕後英雄

隨後，主辦方邀請了得獎學生發表感言。由於本屆文學翻譯組的冠軍從缺，亞軍由北京外國語大學翻譯系學生王靜怡奪得。王靜怡表示自己之所以會做翻譯，是因為看見世上「很多優秀的作品，沒有足以與其匹配的譯本，所以在閱讀譯本時無法全盤得知作者的想法，而一些非常好的作品也無法為其他國家的人所知」，而做翻譯的意義就是要讓這些想法得以傳揚。一等優秀獎則有四位得獎學生，其中復旦大學英語文學系學生顧路昱認為「翻譯是值得一生去做的事情，因為它不止是一個學問的積累，更是一種做人的修練。」

講座尾聲是答問環節，三位教授與在場的青年譯者和觀眾展開對話，談及「意譯和硬譯之爭」、「加添譯會否影響閱讀體驗」、「如何掌握翻譯的文學創作空間」等問題，與會人士皆對翻譯有了新的體會。三位教授都認為翻譯並無意譯、硬譯之爭，只有好壞之別。彭教授補充，只要是「恰如其分的忠實譯本」便是好的譯作。單教授亦提到添加註釋時必須留意其目的與效用，尤其要考慮譯本的目標讀者群。金教授亦認同有時使用註釋是必要的，她另就翻譯的文學創作空間發表了一些意見，並總結道：譯者的發揮空間會因文體和語境而異，所以翻譯前「定調子」的準備工夫便極為重要。三位教授亦藉此機會再一次勉勵各位青年譯者「學翻譯以做人」，「允執厥中」，堅守傳揚文學的幕後英雄之職。

（本文圖片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提供。本文經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學生張愷協助核對資料。郭寶盈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

【獲獎作品】

周期

胡世雅

編按：青年文學獎成立於一九七二年，為香港歷史上極為悠久的公開徵文比賽。四十多年來文學獎先後透過徵稿、舉辦日營、中學生工作坊與講座等活動，鼓勵青年閱讀寫作，推廣本土文學；並希望為本土文壇培育更多寫作新秀。今已舉辦至第四十三屆，本版選刊此屆新詩高級組冠軍作品，並附評審評語。

當冬夜只剩幾盞燈
他剩下寒冷，
和一張過細的紙皮
就收進凍僵的腳踝吧，蜷縮
在心跳和微濕的呼吸下
取暖，或參養一個夢
回到那個時候
牀很大，父母未老而他
嚮往明天

對於死亡，他怎會
沒有過危險的想法
那可能是唯一的
裂縫像半掩的門可以徹底打開
可以逃離舊的軀體，就像
所有曾經破掉的碗和杯
終會以新的外形歸來

但歸來的只是夏夜，而他
竟然開始貪戀
他的紙皮，養出的夢以及
風過，帶走汗漬黏膩，他竟然
還可以找出
一些躍動，類似雨點滴落，灑開
以及一些有關生存的
微微的脈搏，例如
雨後的路，沾過水的舊報紙，螻蛄的背部
帶光，映在眼睜
直到下個冬夜

點評

淮遠：詩人該怎樣處理一個沉重的社會問題，本詩作者作了一個很好的示範——以輕淡的筆觸、簡潔的文字，刻畫露宿者的絕望和無奈。詩中並沒有刻意追求譽言的痕跡，開首也略嫌普通，讀下去卻見光亮處處。更難得的是，作者顯然明白，「點到即止」對一首抒情詩是何等重要。

黃煥然：這首詩據我的理解，可稱為「絕境求生」甚或「絕處逢生」。個人處境來到絕望的盡頭，露出一線生機。這「微微的脈搏」不僅是肉體或物質的生機，還是精神的生機，因為「他」突然能夠辨識、欣賞甚至珍惜物質世界的卑微事物，例如結尾所羅列的事物。

廖偉棠：描寫基層困苦生活的詩容易出現濫調，這首詩很好地避過了泛濫的同情心和人云亦云的道德抒情。相反他使用克制的描述和小說式的語調，甚至在某些詩句出現詠物詩一般的冷靜，反而使這首詩更發人深省。

（點評者是香港詩人。）

【公開徵稿】

打開「城中詩」專頁 等待你用詩句來填滿

新詩創作、詩評、譯詩皆可，歡迎讀者投稿。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一刊出，新近截稿日期為六月二十九日。請把作品電郵至 poemcity@yahoo.com.hk 或郵寄至香港柴灣嘉業街十八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十五樓《明報月刊》編輯部《明藝》編輯收。